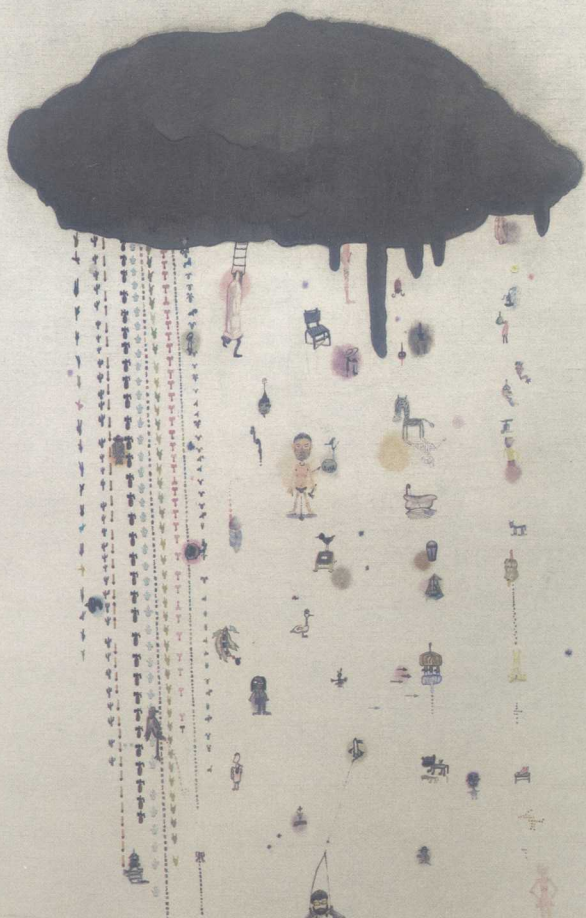


蛊镇

肖江虹 作品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014038530

I247.7
1604

盅钜

肖江虹 作品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6525

I247.7

16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盍镇/肖江虹著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4.1

(中国文学新力量)

ISBN 978-7-5513-0671-3

I. ①盍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7744号

盍镇

作 者	肖江虹
责任编辑	周瑄璞 靳 嫦
封面设计	焚香图文
版式设计	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45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4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671-3
定 价	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邮政编码:710100



于江由之
人

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了。扪心自问：对文字，你还抱有虔诚和敬畏吗？对自己的文字，你还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吗？

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这才是文字创作最基本的态度。

肖江虹

目 录

1 / 盩镇

73 / 当大事

94 / 阴谋

107 / 家谱

120 / 内陆河

142 / 平行线

161 / 求你和我说话

176 / 天地玄黄

255 / 百鸟朝凤

321 / 后记：当梦想照进现实



盅镇

小心翼翼揭开瓦罐，王昌林眼睛就亮了。

十多条半尺长的蜈蚣通体碧绿，焦躁地在罐子里游走。把半碗惨绿色的汤汁倒进瓦罐，盖上盖子，王昌林双手合十，双目紧闭，低声念诵。

云上的盅神

请赐给我无边的法力

林间的毒虫

沟边的魔草

都为我所用

七七四十九个昼夜

炼成一道圆满的盅

那些不速之客

驱赶他们

驱赶他们

远离我的寨子

远离我的族人

万能的蛊神啊

请用你的惠赐

永葆我们平安

让这个叫作蛊镇的村子

世世代代

绵延不绝

一连默念了六遍。

为什么要念六遍，王昌林不清楚，师傅把制蛊的手艺传给他的时候，也没有说明白。“六”在蛊镇是个好得要命的数字。制蛊需要六种毒草：毒鹅肠、散白花、断肠草、曼陀罗、见血封喉和溶血藤；常入蛊的毒虫也是六种：断尾蛇、毒蜈蚣、恶蝎子、鼓蛤蟆、长脚虺和尖嘴蝮；还有，蛊镇老人平常不做寿，唯独六十六岁，不仅要寿，还得大做，三亲四戚、七乡八寨都要请到。仔细想想，和六有关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每年六月六日是敬蛊神的日子，寨西头戏台的柱子是六根，甚至过年都规定菜数只能六碗。总之，只要留心，在蛊镇，这个数字无处不在。

洗净手，王昌林把瓦罐重新放回屋角的土坑，覆上土，铺上篾席，伸直腰呵呵笑了。是值得高兴一回，等蜈蚣吸完这半碗草汁，这道蜈蚣蛊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重新窝进躺椅，王昌林才感觉累了，快八十的人了，身子骨是



不行了，随便一动都能听见骨头炸裂的声响，不动就尽量不动吧！油尽灯枯，随时都可能没了。

也怪，刚翻七十那个坎坎时，王昌林还没觉得自己老了。整天跟着四个儿子往庄稼地里头钻，好手好脚，啥活都能提得起。自从儿女们扛着蛇皮袋子进城后，他觉得自己一夜之间就老了。儿子们都有孝道，每月按时寄钱，吃吃喝喝足够了。可他不满足，还是想着在地里头蹦跳的日子，时不时还扛着锄头去地里头转悠，可入眼的荒凉让他实在无从下手，撂荒的庄稼地全是野草，比他还高，在风里头得意洋洋对着他摇头晃脑地示威。

倦意袭来，王昌林迷迷糊糊中看见老婆子在和他说话。老婆子站在盅镇对山的丫口上，风吹着她长长的秀发，她那时还没过门呢！脸颊泛着少女特有的潮红。

“那个谁，听说你们镇子上有人会放盅，真的假的呀？”

“是呀！我就会。”

女的吓了一跳，眼里扑闪着不安。

“放盅是不是用来害人的呀？”

“屁，我就没害过人。”

老婆子性子犟，家里人不同意她嫁给一个盅师，她收起几件换洗衣服就过来了，没有嫁妆，没有仪式，一口气为王昌林生了四个儿子。天不佑人，老四刚会喊妈，她就走了。急症，下地回来在水缸边汩汩灌下一瓢清水，噗地一躺就没了。

有人敲门，三长两短。王昌林如遭打的蛇一般，两头一翘甩开了躺椅。他很细致地抹掉眼角的老泪，正正色，面上就起来了一层霜。

拉开门，王四维的嫩娃，叫细崽。此刻正是黄昏，晚霞在天边翻滚，王昌林一下没适应，差点被那片红光扑倒。抬手搭起一个凉

棚，王昌林说么公，你来晚了。

论辈分，六岁的细崽是王昌林的爷辈。在盪镇，年纪再大也是白搭，就算穿开裆裤的嫩娃，只要辈分上去了，你也得按规矩毕恭毕敬喊。

细崽没接话，左手一伸：“拿来！”

“么公，你进来！”王昌林闪开一条道。

“老子不进来，给钱，我还要去常家小卖部买饼干。”

“么公——”

“少逼啰唆，拿钱。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王昌林，你要翻天是不？说好敲一次门五角的，老子敲了门，你就要给钱。”细崽直着脖子吼。

嘴角拉开一线笑，王昌林说么公你进来，我多给你五角。

细崽眼睛一亮，指着王昌林义正词严说：“说谎的是乌龟。”

进了屋，天边的晚霞被切断了，但细崽脸上的晚霞还在。不规则的一块红斑，差不多占据了整张脸，从额头上蜿蜒而下，漫过鼻梁，在右脸颊上夸张地铺开，一直流淌到脖颈。

伸手摩挲了那片赤红，“痛不痛？”王昌林问。

摇摇头，细崽有些不耐烦，说你都问了多少次了。手一伸，直截了当：给钱。

凑近仔仔细细琢磨了一番，王昌林点点头说：“似乎比前个月又淡了些。”

听了这话，细崽有些得意，说：“我爸说了，等它散了，就接我进城去。”

王昌林坐在门槛上，看着细崽蹦跳着远去的背影。霞光透过薄云，从天边斜拉拉照过来，仿佛无数的尖针，将一个镇子死死地钉

住。王昌林举起头，针尖飞泻而下，他感觉到了一阵钻心的刺痛。



二

细崽脸上的红斑是两岁开始出现的。开始只是隐隐的淡红，他爸王四维还有些得意，逢人就说你看我娃这脸，红得跟苹果似的。渐渐就不妙了，先是微醺，继而大醉，最后像是给人甩了一脸狗血。四维是个舍得人，砸锅卖铁带着儿子到处跑，连省城最好的医院都去了。药吃了几箩筐，可一点用处没有。最后带去看了邻寨一个巫医，巫医要了生辰八字，摸摸捏捏搞了一通，然后下了决断：这娃前世是个守寨的军士，在一场战斗中惨死，血气太浓，投胎了都没能化掉。王四维双膝一落，哽咽着央求解法。巫医摇着头说就是天王菩萨都解不了了。

一个清晨，伤心的王四维带着无解的王细崽离开了盅镇，跟着外出的人流去了遥远的城市。半个月后的一个黄昏，更伤心的王四维带着更无解的王细崽出现在村头。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说：都怪这张逼脸。细崽妈扒开儿子的衣服，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伤痕遍布全身。女人落了泪，抓住男人问这些伤是咋弄的。男人半天才说棚户区的其他娃娃都拿细崽当怪物打整，背着大人就没轻没重打他。抱着细崽哭了一回，女人说细崽我们哪儿也不去了，就是凌霄宝殿也不去了，我们就好好在家待着。

奇怪的是，自从回到盅镇后，细崽脸上的赤红开始渐渐淡去，步子跟来时差不多。第一个发现的就是王昌林。一天，王昌林在村口遇见细崽端着小鸡鸡，对着远方咬牙切齿地撒尿，还咕哝：

“霉死你狗日的。”

目光顺着么公皱皮的小鸡鸡歪歪扭扭绕过去，王昌林就看见了王木匠的屋子。

王木匠一身手艺，尤其擅长做寿木，前些年进山伐木，让一棵老黄杉砸断了腿。断腿后路就不平了，一迈步就跃跃欲试的模样。去年接到一个徒弟的信，让他去城里一个木材加工厂上班。兴冲冲进了城，徒弟带他去见工厂老板，老板看他一飞冲天跑来的架势，盯着那条断腿看了半天，一挥手就把他扇回了盍镇。

王昌林不知道王木匠如何得罪了细崽。木匠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不折不扣的老好人。早些年给人做个门窗，打个寿木，从不谈价，主人家看着给，多多少少他都受。最近几年就更不说了，气饱力胀的年轻汉子全都走光了，瘸腿的王木匠就成了寨子里头力气最大的人。谁家有个搬抬扛移的重活，站在村头的土堡上甩一嗓子，木匠就笑弥勒佛腾云驾雾般赶来了。论人缘，十里八乡怕是没人敢和王木匠比。前年老爹老去，附近好几个寨子的人全来了，虽说都是些老弱病残，但量大，把一个院子塞得满满的。

王昌林背着手，盯着细崽的一举一动。等细崽收拾好撒尿的家什，王昌林往前迈了两步，他说么公，木匠到底咋个得罪你了？细崽红着眼说，他把我从常家买来的饼干扔了，说饼干长了霉，不能吃。王昌林说木匠做得对呀。细崽翻着眼说干屎，他是没得吃眼红才这样干的。王昌林笑笑，双手把细崽扳过来，刚想给么公讲道理，忽然呆住了。细崽额头上那团火烧云，仿佛正随着黄昏的降临慢慢淡去。

伸手使劲抹了抹，力气大了些，细崽咧着嘴叫了一声。

“怪了，么公，淡去了呢！”王昌林惊讶着说。

挥手隔开王昌林的手，细崽愤愤说：“管老子的，多管闲事。”

又仔细看了一回，王昌林确定，真是淡去了。



回到盘镇半个月，细崽有了一个能挣钱的活。

这个安逸的活路和村东头的柳七爷有关。

盘镇最大的一棵古柏在寨中的晒谷场上，浓荫蔽日，像个浑圆的伞盖。教书先生柳七爷每次给寨人讲古，到《三国演义》刘备出场那一段，就说刘备还是个娃娃那阵子，就坐在村子里一棵古树下，让其他娃娃来参拜他，喊他陛下，有人看见了，就说那棵树不就是皇帝的黄落伞盖吗？这娃娃长大了定有出息。

然后柳七爷手指往上一戳，对众人说，那树就这模样，按这说法，我们大家都是帝王命哟。大家就呵呵笑一回。

柳七爷脑壳不大，但学问不少，上古那些芝麻大小的事情他都晓得。只要老天给脸，晚饭以后听他讲古是盘镇人雷打不动的科目。人多那时候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把古柏下围得水泄不通。离得远的，怕听漏了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眉毛跟着剧情上下抖动。现在人少了，只剩下几个老眼昏花和鼻涕横流的，但科目还在。只是柳七爷讲古的劲头没以前那样足实了，有一搭没一搭，还老出错。说诸葛亮明死了后，魏延反了，大喊三声谁敢杀我，第三声话音未落，就被身边的马超一刀砍于马下。周围尽是失望之色，王昌林实在忍不住了，咳嗽一声，装得水波不兴样地纠正：老七，是马岱，马超早死了。柳七爷双眼浮起一层灰暗，四下扫扫说：“冷火丘烟的，没兴致，以前堆得密密匝匝的时候，我哪个时候讲错过？”

一连六天，晚饭后都不见了柳七爷的影子。王昌林和同宗的几个老人在树下抽旱烟，吧嗒吧嗒，云山雾罩，烟锅子填了好几回，也不见柳七爷过来。月亮起来老高，悬在古柏树顶，把几个老者拢在一团淡黑中。磕掉剩烟，王昌林说都散了吧，老七今天怕又不会来了，也不晓得他在忙些啥子。另一个老头往地上啐了一口烟唾沫，有些忧虑地说：“最近他老说胸闷，会不会倒床了？”

王昌林说明早我们去看看吧。

几个老者摇晃着往柳七爷屋子那头赶。盍镇的早晨很安静，王昌林走在最前面，火棘树的拐杖在石板上敲打出沉闷的声响。他忽然停下来，远远近近打量一番，叹口气。

“要是前些年，这个光景，田间地头都是人。”

指着路边一堆乱木，王昌林说：“你们看看，盍神祠呀！连个轮廓都没有了，去年还有两根柱子立着，今年啥都没了。”

屁股后面几个老枯朽也跟着叹气。

柳七爷的屋子在村南头，背靠一条河沟，屋子周围都是竹子，枝繁叶茂，青翠欲滴。老夫子很讲究，当初选地建房，其他人家都离河沟远远的，怕潮湿。柳七爷不怕，说有山有水才有灵气，又说居不可无竹，就在屋子周围种了许多的钓鱼竹。在盍镇人眼里，七爷有种天生的距离感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惊讶，像个堕入凡间的星宿。

房门虚掩，王昌林站在院子里喊了两声，没人应答。

推开门，一股怪味扑面而来。

老七没了。王昌林说。

柳七爷仰面躺在一张核桃木的雕花椅子上，微闭的双眼汪满了墨绿色的脓水，面部完全塌陷，仿佛皮骨下有了一次暴雨后的坍塌。他手里还捉着一杆笔，黏稠的液体顺着笔杆往下淌，在地上洇出一个肥厚的圆圈。面前的条桌上，还有一沓纸。

从床上拉块布把七爷罩住，王昌林抓起桌上的纸翻了翻。“哦”了一声，他说：

“老七在写盍镇志。”

门边一个老者问：“啥？”

想了想，王昌林感觉说不清，他就挥挥手说：



“快喊人来。”

老七落了土，寨里头十多个老者老奶坐下来商量，说我们这堆人，都是黄泥巴盖到了下巴的人，哪天一口气上不来，烂在家里头都没人晓得，得想个法子才成啊！

一阵长久的沉默。

这时候，细崽铺着满脸的红霞在树根下刨曲蟮。王昌林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。

“就让我么公每天挨家挨户敲一次门，哪天不应门了，那就是死透了。”

大家都觉得这法子好，一个人蹙着眉说细崽这东西性子不太顺溜，他不一定愿意捡这个活。

“敲一次给他五角钱，一个月满打满算三十天，也就一斤猪肉钱，”王昌林又补充，“重赏之下，你还怕没得勇夫？”

三

窗外正落雨，滴答滴答敲打着屋檐下的青石。盅镇的雨夜很难熬，王昌林在床上翻来滚去几十个回合都没有睡去。他索性爬起来，拉开灯，光亮一炸开，王昌林被吓了一跳，一只枯瘦的老鼠趴在屋子中央。凑近看了看，是个老东西。确是年岁大了，它走路拖着后腿，干瘪的肚子贴着地，没一点精气神。甚至王昌林伸脚去撵它，它也懒得躲闪。掀翻了，吃力地爬起来，一顿一顿又往前爬。王昌林忽然涌起来一些心酸。他钻进厨房，舀来半碗饭倒在老鼠的面前。地上的老家伙嗅了嗅，身子缓缓抬起来，张开嘴开始吃饭。毕竟有了岁数，吃了几口，地上的就停住了，抬起前爪艰难地抹抹嘴，往

墙角那头爬了过去。

笑笑，王昌林说：“我每顿小半碗，比你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地上的在屋子里糊里糊涂转了半天，才总算找到了角柜边的那个小洞。

“我太阳落坡就开晚饭，明天早点来，一起吃，多张嘴吃起来香。”

客人不见了，孤寂一下变得宏大，王昌林四下扫了扫，连墙上的老婆子也耷拉着眼皮。

拉开抽屉，王昌林取出从老七那儿拿来的那沓纸，把椅子挪到电灯下，开始慢慢翻检。

不愧是喝墨水长大的，老七的毛笔字写得真是好。纸是毛边纸，仿佛某种情绪，又轻又薄。第一页竖着“盍镇志”三个大字，颜体，端庄肃穆。

图囫翻了翻，内容都是熟识的。七百年前就有了这个镇子，出了几个将军，几个秀才，哪年哪月遭遇外族入侵，还有几次惨烈的护镇战斗等等，杂七杂八，零零碎碎。

雨声滴答，王昌林双眼慢慢合上了。

雨后的盍镇生机勃勃，到处都泛着墨绿，风一过，抖落树叶上还残留着的水珠，滴滴答答的声响此起彼伏。

细崽来得早，双脚踩着石板路上的积水，欢快地跳进王昌林的院子。

拍了两下，没人应。又使劲拍了两下，还是没人应。腾地跳回院子里，细崽扯着嗓子喊：“孙儿，你狗日的是不是断气了？”天地一片寂静，几只鸟被惊得从院子边的梓木树上腾空而起，树上轰地下来一阵露水雨。

屏住呼吸轻轻推开门，细崽吓了一大跳。王昌林躺在竹椅上，脑袋后仰，身上、地上都撒着纸张。细崽吓憨了，不敢出声。他随



手拿起王昌林的火棘拐杖，抖抖索索折过去，轻轻捅了捅椅子上的人。

“喂，你死没有？”声音和手都在颤抖。

椅子上的没半点声息。细崽一阵难受，他确信他的孙子王昌林死去了。但他不死心，举起拐杖朝着椅子上一对老膝盖狠狠敲了下去。

一声怪叫，王昌林猛地拉直身子，两只眼睛鼓得斗大。

细崽也跟着怪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倒在地。

王昌林抹抹嘴，笑着说怪哉怪哉，在椅子上比在床上还睡得香。细崽却哭了，一张脸像是被揉皱的红布。抬手抹了一把泪，就开了黄腔：

“王昌林，你想吓死我是不是？烂狗日的，大清早你装哪样死？”

费劲地从椅子上爬起来，王昌林说么公，明明是你老人家拿拐棍砸我，你反而还怨我。

“老子不管，你狗日的吓着我了，你要捡损失。”

“好好好，你说咋个捡法？”

止住哭，细崽想了想，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最少给三块钱，常家小卖部刚来了一种糖块，巴掌大，味道安逸得很。”

王昌林蹲下来，说给五块都行，不过有个条件。

“啥条件？”

“跟我学制盅。”

哼一声，细崽对着王昌林吐出半截舌头，冷冷地说：“老子才不学，等我脸上的病好了，我爸就接我进城。”

“那一分钱不给！”王昌林说。

细崽寒心了，顺势一滚，把自己当成面团在地上反复抡。刚开始还行，速度快，再佐以撕心的号哭，显得威慑力十足。渐渐就不